

掌銓題稿

卷一之三

調元設官



ct
idu

掌銓題藁序

予攝銓且二稔餘諸所敷陳題覆悉自屬草非謂人莫可代也予每舉事必思

國體所在求可卽一訓百者務爲

君父正紀綱明憲度進忠直黜欺邪革虛浮覈眞實蓋意之所注頗深恐人不喻吾意故須自爲耳積藁頗多間乃擇其事理重大暨自所興革議處者仍去其繁特存要畧全文一二而已爰藁成書用徵故實嗟乎

恩非不可結其如害公怨非不可遠其如
虧法苟有益於

國則嫌何足避苟無益於

國則名何足圖庸據清直之衷冀效治塵之

報云爾知我罪我誠何暇計哉

隆慶壬申初夏日東里高拱題

旨

康熙歲次丁卯三月上巳曾孫有聞重刊

掌銓題稿總目

卷一之三

調元設官共計九疏

卷四之六

考察申飭共計十六疏

卷七之十

薦舉論劾共計二十疏

卷十一之十三

加恩起用共計二十四疏

卷十四之十六

裁革添補 共計二十五疏

卷十七之十八

條陳急務 共計八疏

卷十九之二十

舉劾違例 共計十疏

卷二十一之二十二

老臣乞休 共計三十三疏

卷二十三之二十四

談論憲臣 共計二十二疏

卷二十五之二十六

叅處部省 共計十七疏

卷二十七之二十八

叅究辦理 共計十九疏

卷二十九之三十

叅罰有司 共計三十四疏

卷三十一之三十三

廕叙賢裔 共計十疏

卷三十四

世勲襲職 共計三疏

掌銓題藁目錄

卷之一

正綱常定 國是以仰裨 聖政疏

辯大寃明大義以正 國法疏

卷之二

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

攘大計疏

議處本兵司屬以裨邊務疏

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疏

邊情緊急議處當事大臣疏

推補兵部右侍郎並分布事宜疏

卷之三

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 加恩賢

能府官以彰激勸疏

議處廣東舉劾以勵地方官員疏

掌銓題藁目錄

掌銓題藁卷之一

正綱常定

國是以仰裨 聖政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
撫浙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谷中虛題稱
原任刑部主事唐樞先於嘉靖六年因論

大獄奉

旨爲民近該吏部遵奉

詔書題奉

欽依准復原職遇缺推補但本官見年七十六

歲似難久待欲將本官加陞卿寺官致仕

又該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四川

布政司咨呈送合州原任吏科都給事中

已故王俊民嫡長孫王秉禮應該承廕結

由到部送司案查先該巡撫四川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陳炌遵奉

詔書題稱原任吏科都給事中王俊民卹錄等
因該部題奉

聖旨是王俊民贈太常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

書欽此已經通行查取見今到部及查王

俊民得罪緣由並無案卷可查止據王秉

禮稱說伊祖是爲大禮勅諭張璁桂萼得

罪各案呈到部臣等訪得唐樞閉戶讀書

廉靜寡欲亦是善人谷中盧爲乞加陞亦

是遵行時例王俊民已奉

欽依廕子入監今亦查回似俱應題覆但

登極恩卹錄廕一節中有妨於

聖德而不可以示於天下者至今未之有改則

於

聖政未光故臣姑未敢議行而謹爲
皇上明其意臣惟君臣之義一毫不可或干父
子之恩一毫不可或背此乃萬古綱常所
在不止唐虞三代用此爲治卽後代之君
亦未有舍此能立國者也我

朝規模弘遠君臣之義極嚴父子之恩至篤
以此

號令天下所以治道邁隆古而陋近代追我

先帝以聖神御極

駿烈鴻猷昭揭宇宙我

皇上嗣登寶位

志隆繼述所謂不改父之政實本心也而當時
議事之臣不以忠孝事

君務行私臆乃假托

詔旨於凡

先帝所去如大禮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起
用之不次超擢立至公卿其已死者悉爲

贈官廕子夫

大禮

先帝親定所以立萬世君臣父子之極也

獻皇尊號已正

明倫大典頒示天下已久矣而今於議禮得罪者悉從褒顯將使

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爲享

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爲心

皇上歲時祭獻何以對越

二聖則豈非欺誤

皇上之甚者乎至於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豈無一人當其罪者而乃不論有罪無罪賢

與不肖但係

先帝所去悉褒顯之則無乃以讐視

先帝歟則無乃以反商政待

皇上歟卽武王克商反其政亦不過釋箕子囚

封比干墓加意賢者而已未聞其於商家

所棄之人盡用之也而况

皇上

先帝之親子也議事者固
先帝之臣遺諸

皇上者也乃明於

皇上前所爲如此是自悖君臣之義而傷

皇上父子之恩非所以爲訓於天下也臣每私

心痛恨至於流涕蓋自臣掌管部事以來

凡遇此等乞

恩者悉停格不行誠有所不敢所不忍也乃今

又有唐樞王俊民之事夫此事濫行已久

如樞輩得褒顯者何可勝數樞輩錄與不

錄亦無足言也臣獨痛夫人臣歸過

先帝反其所爲以行已之私臆既多時矣宜亦

有明之者矣而今當事之臣尙公然爲之

不覺其悖旁觀之人尙漫然視之不以爲

非豈天理果滅人心果死歟若始終無人

一破其說恐天下之人直以悖逆爲當然

天經地義淪斃日深無父無君之事將由
此起則何以爲國也昔弘治初年御史彭
程巡視光祿寺上言成化間濫費太多
孝皇盛怒以爲揚

先帝之過論大不敬斬後得免死充軍夫彭程
特濫費太多之一言耳乃其視今日之事
何如哉伏望

皇上勅下閣臣議行務將

皇上繼述之本心與夫今日羣臣所以仰體
聖心而敬承

先帝之志者當何如爲是並往日所行之非明
白

諭告天下以醒久迷之人心以開久塗之耳目
嗣後敢有務行已私揚

先帝之過者皆以大不敬論如此則父子之道
正而

皇上之大孝足以永垂於萬代君臣之道正而
皇上之大法足以永鎮於萬方致理之原實在

於此等因隆慶四年九月初六日具題初

八日奉

聖旨 大禮

皇考聖斷可垂萬世諫者本屬有罪其他諫言
被譴諸臣亦豈皆無罪者乃今不加甄別盡
行卹錄何以仰慰

在天之靈覽卹奏具見忠惄這所陳乞都不准
行你部裏還通行曉諭以後敢有借例市恩

歸過

先帝的重罪不饒

辯大寃明大義以正 國法疏

近該審錄重因該刑部循例會同吏部都
察院大理寺先於

朝房內將各犯招由詳加檢閱內看得一起

王金係陝西郿縣民陶世恩陶倣俱係湖

廣黃岡縣人申世文係陝西三原縣人劉

文彬係湖廣黃岡縣人高守中係河南太

康縣人該王金招稱在官陶世恩由父陶

仲文進用

恩陞尙寶司少卿自幼傳習陶仲文僞書世恩
在官姪陶倣見世恩係近侍官員不合互
相交結有在官申世文與金鄉里在官劄
文彬武當山道士在官高守中俱與陶世
恩鄉里金等各不合陸續來京互相援引
與陶世恩陶倣結交窺探內情金等因結
黨深固遂不合妄造藥物希求倖用陶倣
妄造丸白等藥及兜肚香袍陶世恩妄造
小涵等丹內用麝香附子等熟藥金妄造
百花等酒令人喫飲卽刻丹田發熱申世
文妄造天水生元丹劉文彬妄造經驗仙
丹高守中妄造三元等丹各陸續奏
進因前項丹藥俱係熟藥傷人之物致蒙
大行皇帝誤服

聖躬違和金與陶世恩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
守中各慮罪重仍各不合朋謀合製金裏
水敷臍丸及太乙寶丹從鼻孔吸進符同

奏入又蒙誤服內傷彌重至嘉靖四十五
年十月內金等又不合妄進湯藥一服內
有大黃芒硝等物遂損

聖體當蒙

遺詔方士人等各正刑章本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荷蒙

恩詔遵奉

遺詔內開王金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陶
世恩妄進藥物致損

聖躬着錦衣衛拿送法司從重究問欽此蒙錦
衣衛將金等拿獲開送刑部陝西司嚴究
各情明白將金陶世恩陶倣申世文劉文
彬高守中俱問擬比依子殺父者律各凌
遲處死決不待時等因臣等閱此招由不
勝隱慟流涕曰

先帝之受誣一至此哉乃至日何可對衆出言

審問故今亦不敢議而特爲

皇上辯明其說古之人君有賴於非命不得正

而終者其名至爲不美蓋實有其事而不
容掩故有以流傳而取譏於後也以我

先帝果是不得正終實有其事否乎

先帝聰明睿智凡文武事無大小悉洞燭其

隱微至於

保愛

聖體尤極詳慎即用太醫院官一劑亦必有
御札與輔臣商確安肯不問可否輕服方士之
藥又安有旣服受傷不以爲言又復服之
之理此自

陛下所明知也今乃日熟藥傷人之物致蒙誤
服

聖躬違和又日丹藥從鼻孔吸進又蒙誤服內
傷彌重

皇天后土在上然耶否耶

先帝聖主也何乃不自愛重至是耶果聞自何
人何所證據而云然耶

先帝臨御四十五年

享年六十

壽考令終蓋自古所罕有者末年抱病經歲從容

上賓曾無暴遽此亦天下所共聞也今乃曰金等又妄進湯藥內有大黃芒硝等物遂損聖體乃擬王金等比依子殺父之律謂

先帝是王金等所害

皇天后土在上然耶否耶

先帝聖主也何乃致於非命至是耶又果聞自何人何所證據而云然耶議事者不知意

何所爲乃假

先帝爲辭誣以不得正終其將謂

先帝爲何如且

陛下以

父子之間而明於

陛下前誣

先帝以不得正終其將謂

陛下爲何如今罪囚招中明開

先帝爲人所害是何事體每歲審錄

大庭之上明說

先帝爲人所害是何事體每歲審錄久懷痛憤

九重高遠此等形狀何由得知臣如不言其誰爲

陛下言者若不亟明其事恐天下後世信以爲真率使

先帝抱不白之冤於天上留不羨之名於人間則天地古今之變無有大於此者而

陛下亦何以爲情也伏望

勅下法司會同多官將王金等從公再問務見的確然後

渙發綸音明其事於天下

宣付史館明其事於後世使皆知

先帝以正而終更無他說則不惟可以仰慰

先帝在天之靈而

陛下爲

親昭雪亦可以明

父子之恩臣等爲

君昭雪亦可以盡

君臣之義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至於王金等臣

等非欲爲開釋直以

先帝受誣臣等一念赤忠萬分不能自己特爲

先帝辯耳彼王金等者惡孽滔天自有當誅之

罪今只宜以本等罪名誅之萬死何足惜

哉等因隆慶四年九月十七日具題十九

日奉

聖旨這事情重大着法司會同多官從實究問

明白來說

掌銓題橐卷之二

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
安攘大計疏

臣惟兵部尙書卽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
六師平邦國安危所係任至重也况二三
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爲難則其任尤重
所宜多需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事
而乃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
世之乏才歟良由養之不豫是以不能卒

得於臨時也臣觀兵部侍郎止如別部額設二員蓋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年既稱邊關多事而官則如舊或間添一員協理戎政然又時用憲臣侍郎亦非定員則所謂定員者止二人而已而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務未免假借於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那移於他處假借他官則非其本職不使行事那移他處則補於東又缺於西且彼此候代道途遙遠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緊急之事無人爲禦臣不意國家如此大事而乃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卽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本兵政務與

夫邊關險隘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

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畧素定遇有尙書員

缺卽以其尤深者補之如此而猶稱乏用

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

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

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

臣卽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

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

往往遷爲他官不得其人旣未必可用而

又遷爲他官則人無固志視爲傳舍不告

專心於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

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

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

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

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

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卽以

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

入以俟尙書之缺譬之通政鴻臚然待次

於下曳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
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
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臣又思之養才雖
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體悉
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
漠是何等苦寒出入鋒鏑是何等艱險百
責萃於前是何等擔當顯罰繩於後是何
等危懼其爲情苦視腹裏之官奚啻十倍
而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
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爲之太息者
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
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
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推奸誤
事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
其功名常在人後尙不得與他官同論俸
資夫稱職者常先則人必欣於進取不稱
職者常後則人必懼於蹭蹬如是而猶不
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窮則不支

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効者既蒙顯罰而用之効者乃不蒙顧惜事一入手更無援助更無代替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既在上者所深體而不然也臣受

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卽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任其廢弛而已乎故願爲我皇上眷任誓圖報稱見得邊事廢弛必須得人乃可振起而用人不得其道乃如此若及今不爲之所恐因循愈久愈難收拾可終

皇上早爲設處以濟目前之急預爲儲養以備他日之用安攘之計或莫先於此也伏望

聖明裁斷

勅下該部施行不勝幸甚等因隆慶四年二月

二十五日具題二十七日奉

聖旨兵事至重人不難得必博求預蓄方可濟

用覽卿奏處畫周悉具見爲國忠猷都依議行

議處本兵司屬以裨邊務疏

先該臣拱具奏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

已蒙

聖明准允容臣等仔細體訪於本兵司屬中分別其可留者留可處者處其別衙門官有可調爲本兵司屬者調區計停當陸續題請外臣等又思得方今邊徼用兵之處惟是薊

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

處者風土不一事體各異每遇有事本兵

處分止憑奏報之詞別無據證以故常不

得其的確臣愚謂宜於是數處之人擇其
有才力知兵事者每處多則二人少則一
人使爲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慮
旣無不周至如山川之險易將領之賢否
士馬之強弱與夫奏報之虛實功罪之眞
僞皆其所知便可一問而得以是爲參伍
之資處分或無不當且是數處者旣有其
人然亦不過司屬二分之一餘員尙多天
下之人皆在固非偏用邊人伏望

聖明裁定

勅下臣等施行仍乞

著爲令甲永遠遵守俾是數處之人在兵部者
後先繼續不至間斷其於邊務所裨必多
等因隆慶四年三月十八日題三十日奉
聖旨這兵部司屬依擬選用着著爲令

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疏

臣惟薊遼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
實有疆場之責騎跋踐既難支持百姓

凋殘又難緩撫卽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
不堪卽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
地者非襍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
堪之人謂以劣處之也彼其用之腹裏尙
然罔效又何有於邊方待之旣薄志意隳
沮又何望於展布是以善政無聞而郡邑
之狼狽爲甚皆是用人不當所致蓋徒以
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蓋徒以
以邊方爲遠地而曾不思遠地安然後內
地得以安也及今若不亟處恐日復一日
狼狽愈極而不可收拾所關非細臣惟

國家用人不當爲官擇地只當爲地擇官今
邊方旣係要緊之地又皆狼狽則尤宜以
賢者處之合無今後各邊有司必擇年力
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
通武事者調用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惠
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之
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特著奇績者

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其才畧恢弘可當
大任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
可者惟以治効爲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
若乃用之不効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
若乃觀望推委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
則軍法治罪夫旣開功名之路以歛之於
前則不肯不盡其心又有嚴罰以繩之於
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度乎脩職者多而邊
方有賴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旣開則又
有本是腹裏而借邊方省分之名以圖倖
進者亦不可不預爲一定之說臣等查得
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
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
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
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寧
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
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
丘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

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上六十一

處乃是邊方前項事宜惟當行之於此其他雖是薊遼山陝所屬不得概以邊稱徒資倖路其各府佐貳在邊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則事體有定不復可有假借者矣臣因見得沿邊郡邑敝壞必當爲處日夜念此至熟故敢特效其愚伏望

聖明裁斷施行邊方幸甚等因隆慶四年六月初四日題初六日奉

聖旨邊方有司防守攸賴委宜加意這所議都准行

邊情緊急議處當事大臣疏

據薊遼總督侍郎譚論報稱邊情緊急聲言欲犯古北口黃花鎮等處地方臣等竊思調度兵馬乃兵部之任其事至大且繁

今兵部止有尙書郭乾一人在任侍郎王遴提兵列營在外翁大立谷中虛魏學曾

俱尙未到任恐匆劇之際一人難以獨理
臣等看得本部右侍郎靳學顏才畧恢弘
可屬大計合無暫令協理兵部事務待事
寧之日回部管事其黃花鎮切近

陵寢雖有發去京營弁昌平總兵人馬守禦防
護尙屬單弱節報敵勢甚大臨期或不免
再行調取各枝兵馬既不歸一各該督撫
等官隨賊戰勦又恐難於照顧須得一才
望大臣專一經理爲便臣等看得順天府
府尹栗永祿忠勇謀猷可當兵革之任今
無加以憲職令其前去提督各項防護
陵寢兵馬再照大臣受
命必

聞恩

面辭方敢到任出城行事今事旣緊急恐誤時
刻或遇免

朝之日合無令其
廷謝卽行不必

面恩

面辭庶不耽延誤事等因隆慶四年八月二十
二日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是斬學顏着暫協理兵部事栗永祿陞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防護陵寢兵馬寫勅
與他着上緊去

推補兵部右侍郎並分布事宜疏

吏科抄出少傳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武
英殿大學士掌管吏部事高拱奏爲議處
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
計事內議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
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
巡閱邊務卽以一人往旣便行事又不煩
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
旣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
中外閱歷旣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
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
暢諳熟方畧素定遇有尙書員缺卽以其

尤深者補之等因奉

聖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蓄乃可濟用覽卿奏處畫周悉具見爲國忠猷都依議行欽此照得兵部協理部事侍郎員缺先該吏部題奉

欽依照例會官推補臣等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三品以上堂上官及大理寺署印官推舉得大理寺卿張翀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栗永祿俱堪任協理部事侍郎伏乞

聖明於內

簡用一員陞以部銜俟

命下之日令其到任協理部事遵照奏內事理一體欽遵行事遺下員缺照例會官推補及照原議添設侍郎卽與額設者一同協理部事非有分別乃旣設之後兵部遂另立協理部事之名以新設者爲額外之員自分彼此互起猜嫌殊非體

國之公何有協恭之義合無行令各官今後
除左侍郎一員外其右侍郎三員惟以到
任先後爲序不得仍前爭講禮儀致乖體
統至於職掌尤宜預先分定乃得早爲之
謀不致臨時倉皇苟應故事如遇總督員
缺或應巡閱邊務照前題

准事例卽於四臣中揀一人往其平居無事皆
令在部協理每遇防秋或有緊急則以左
侍郎在部其右侍郎三員以一防護
陵寢以一提督九門以一護守通州漕糧次序
有定無相攬奪臨時各照職掌而行不必
再行題

請煩瀆庶先事旣有豫備而臨事自可從容等
因隆慶五年五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
聖旨是張翀陞兵部右侍郎

掌銓題藁卷之三

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 加恩
賢能府官以彰激勸疏

臣惟廣東舊稱富饒之地乃頻年以來盜
賊充斥師旅繁興民物凋殘狼狽已甚以
求其故皆是有司不良所致而有司之不
良其說有四用人者以廣東爲瘴海之鄉
劣視其地有司由甲科者十之二三而雜
行者十之八九銓除者十之四五而遷謫

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不堪而又自知其前路之短多甘心於自棄此其一也嶺南絕徼僻在一隅聲聞既不通於四方動靜尤難達於

朝著有司者苟可欺其撫按卽無復有誰何之者此其一也廣乃財貝所出之地而又通番者衆奇貨爲多本有可漁之利易以豔人此其一也貪風旣成其勢轉盛間有一二自立者撫按旣薦之矣而所劾者亦不過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固不可以勝數也彼其見撫按亦莫我何則益以爲得計而無所忌憚居者旣長惡不悛來者亦淪胥以溺是以貪風牢不可破此其一也以甘於自棄之人處僻遠之地豔可漁之利而其囿於無可忌憚之風此所以善政無聞民之憔悴日甚而皆驅之於盜賊也若不亟處敝將安極查得往歲奉

旨各取進士議者爲當於此等一處用之乃竟

不肯選去殊爲可憾合無今後廣東州縣
正官必以進士舉人相兼選除襍流遷謫
姑不必用果有治績撫按從實奏薦行取
推陞如其奉職無狀必須盡數叅來處治
不得仍前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如尙苟且
塞責容臣等叅奏治罪庶人心知警而不
敢公然縱肆也然不肖者罰固可以示懲
若使賢者不賞又何以示勸臣等訪得潮
州府知府侯必登公廉有爲威惠並著能
便地方鮮盜百姓得以耕稼爲生此等賢
官他處猶少而况於廣東乎若使人皆如
此又何有地方不靖之憂合無將本官先
加以從三品服色俸級令其照舊管事待
政成之日另議超陞其他尙有能靖地方
者容臣等訪得續行題請

加恩庶人心知勸而皆有以興起也然臣又思
遠方之困敝不土廣東而廣東特其甚者
如廣西雲貴皆稱絕徼近年皆有兵革之

事民亦皆不堪命議處有司亦當以廣東
例行蓋天下雖大實則如人一身必是血
脈流通頂踵皆至然後可以爲人若使遠
方功罪之實爲在

上者所明照而

君上綜覈之意爲在遠者所周知則誰敢不畏
敢不修職萬里之外如在目前治理之機
可運掌上聖人所以能使中國爲一人用
此道也伏望

聖明特賜施行不勝幸甚等因隆慶四年六月

初十日題十二日奉

聖旨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
盜賊滋蔓這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都准
行

議處廣東舉劾以勵地方官員疏

臣等照得撫按官薦舉太濫日益而歲增
者往時之通弊也本部題奉

欽依嚴禁不許濫舉者近日之明例也乃在廣

東則有不可以例拘者謹爲之明其說廣
東財貨所出舊稱豐裕固樂土也祇緣近
年以來法度廢弛官其地者貪虐特甚習
以成風而撫按亦不可以勝究於是民不
聊生盜賊四起乃貪虐既不加懲而處置
又不得當於是良民皆化爲盜譬之病痞
者然始緣客火爲逼血脉聚而爲痞其路
既通而又逼之不已則痞日積而血脉日
微實有難於救藥者也臣誠爲

國憂先曾具疏議處以處有司荷蒙

命先臣乃總計其州縣共八十處其掌印官每
三處則用進士一舉人二皆據其年力精
壯才氣通敏者以充而監生以下不與焉
其自京往者臣又每每集於堂階諄切戒
勉諭以選擇任使之意教以弭盜安民之
理而歆以功名上進之路蓋欲爲

皇上奠此一方易亂以爲治也然臣又思得有
司之勸懲係於黜陟而

朝廷之黜陟憑諸舉劾今廣東有司既皆科目選擇之人使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官其地者必曰吾輩科目人多而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雖盡心効職稱上等者或且不得與他省中等伍而又何望於進取乎於是隳其志以玩愒者將有之矣是又不可以無處也臣誠欲於廣東舉劾另立科條令其撫按官將各有司時時體訪務在的確果有殃民不職應拿問者卽便拿問應參奏者卽便參奏不必待復

民茂著循良之績者復

命之時不拘多寡盡數舉薦本部另行體訪的確亦不拘多寡盡數行取超陞如此則賢才雖衆然各有上進之途自不至於相礙而體悉既周必多有奮勵之志當不肯以自隳庶乎善政可興而數年之間可有安平之望也至於他省用人亦當如此但科

目人少不能周徧則其撫按官自當守濫
舉之禁不得援廣東以爲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遵
照施行等因隆慶六年二月初三日題初

五日奉

聖旨是

掌銓題藁卷之三

